

愛 与 恨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太行老区现实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前发生的一幕悲剧。

作者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生活的真实出发，通过对真假两个典型和与此相连的两大冤案的平反昭雪，以犀利的笔锋、生动的形象、饱满的战斗激情，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极左路线下所经受的各种忧患和苦难，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毁灭真理，荼毒人民，大搞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累累罪恶。

作品着意塑造了县委第一书记洪振坤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形象，同时精心刻画了王罗锅、大肚汉、胖大嫂、高春英、石柱子等一批群众典型。对阴谋家李文清的刻画也颇成功。

作品语言朴实、生动，富于地方特色，生活气息浓厚。故事结构波澜起伏，曲折紧张，引人入胜。

爱 与 恨

崔 巍 钮字大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 $\frac{3}{4}$ 字数：403 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1,000册

书号：10088·654 定价：1.56元

目 录

第一章	在小饭店里	1
第二章	新书记到来之前	10
第三章	红薯干的命运	22
第四章	生日	38
第五章	王罗锅的辛酸	53
第六章	大闹仓库院	71
第七章	“三等客人”	88
第八章	究竟是谁上钩	105
第九章	惊弓之鸟	126
第十章	亲家和仇家	142
第十一章	真假典型	154
第十二章	游斗	166
第十三章	金泉河边的悲欢	178
第十四章	两场冲突	196

第十五章	无头案	210
第十六章	大柿树下	225
第十七章	想不到的事	244
第十八章	新陷阱	260
第十九章	神秘的笑容	274
第二十章	孤掌难鸣	288
第二十一章	人民的儿子	299
第二十二章	探监前后	308
第二十三章	蛇出洞	321
第二十四章	姑嫂纠纷	334
第二十五章	碰钉子	348
第二十六章	露光之处	362
第二十七章	光棍门上的是非	374
第二十八章	兴风作浪	386
第二十九章	弄巧成拙	401
第三十章	难解的疙瘩	416
第三十一章	剧痛的心	427
第三十二章	重返郭家院	438

第三十三章	堵死口子.....	450
第三十四章	谁是真正的凶手.....	461
第三十五章	争夺.....	472
第三十六章	望春崖头.....	481
第三十七章	带血的呼喊.....	491
第三十八章	决斗前夕.....	502
第三十九章	老楼院的秘密.....	513
第四十章	笼中鸟.....	524
第四十一章	树倒猢猻散.....	536
第四十二章	觉醒.....	544
第四十三章	箭在弦上.....	555
第四十四章	漆黑的夜.....	568
第四十五章	柿树院的遗恨.....	577
尾 声	石岭泪别.....	588

第一章 在小饭店里

早晨九点钟，太行山中的一个汽车小站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正是长治开往邯郸的长途客车停车吃早饭的时候。

这个小站居于两县交界处，属刘陵县管辖。早先没有汽车通行时，这里只有一家私人开设的小饭铺。当时，别看这小饭铺只有一间破草房，因为开饭铺的李师傅打得一手出名的酥火烧，煎得一锅地道的水煎包，来往客商，担挑小贩，以及赶脚、驮煤、拉牲口、贩骡马的，无不在这里打尖歇息；一边大吃大嚼可口的酥火烧和水煎包子，一边不绝口地夸奖李师傅的好手艺。于是人以名传、名以人传，这李师傅在晋冀鲁豫四省相交的一大块地方，几乎无人不晓；这酥火烧和水煎包也便成了刘陵县的两大特产。

一九五〇年部长公路正式通车。鉴于这里地处两县相交之地，上下车的旅客较多，便专设了一个过路站，因地取名叫做石岭车站。与此同时，将原来李师傅私人开设的小饭铺，也由公家扩建为三间车站饭店，同样叫做石岭饭店。这位李师傅就又成了这石岭饭店的掌灶人。二十多年来，这座饭店几经翻修、扩建，现在已成为一座拥有五间宽敞饭厅和许多附属建筑物的国营饭店。就这，因为部长线上的车辆太

多，排队买饭，买上饭又找不到座位的现象还是常有的。

现在，买饭票的窗口前正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人们嚷叫着、拥挤着。好在饭菜花样单调，只有二面馍、小粉面饅饅和豆腐汤，再加上那年轻的售票员眼疾手快，嘴里唱应着旅客要买的品种、数量，手里早把要找的钱和粮票送出窗口，所以具体到一个人站队的时间倒并不算长。

轮到一年约四十来岁的人买饭了。从他嚷叫的口音和掏出的全国通用粮票，可以看出他是个在外省工作多年的本地人，现在八成是回来探家来了。只见他把钱和粮票塞进窗口，用不是纯粹的刘陵话和售票员说：

“同志，我要十个水煎包子，五个酥火烧。”

年轻的售票员显然没有听懂，忙俯身透过小窗口，飞快地瞟他一眼：

“什么？”

这位旅客忙咳嗽一声，清清嗓子，一字一句用本地话对着窗口说：

“我要十个水煎包子，五个酥火烧！”

“没有。吃得倒蹊跷。”里面传来冷冷一声回答。同时将这位旅客捏着钱和粮票的手推出窗口：“下一个。”

这位旅客还不甘心，又把头凑近窗口：“同志，咱们这里不是数卖这水煎包子、酥火烧最有名吗？”

“不知道。你啥时吃过？”

“文化大革命前，六五年，那次我从西安回来探亲……”

“嘻嘻嘻……”

“你开什么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六五年谁卖你你还找谁买去。我七〇

年来了就是卖的这。你扭头看看大家都买的啥？”

这位旅客掉转身朝饭厅一望，可不，所有吃饭人手里全是青一色的黄不黄、白不白的二面馍，再不就是灰不出出的小粉面饅饅。他失望地摇摇头，叹口气：“你们怎把咱家乡有名的传统饭都给丢了！”

“我们？我们还想给旅客摆山珍海味呢！”

“那怨谁？”

“怨谁？怨你死抱老皇历！”

一句话激怒了这位归乡旅客：

“你，你这是什么话？”

售票员也火了：

“没功夫跟你闲磨牙，好坏就是这货，你不买闪开点。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干部模样的人：一身灰涤卡制服荡了一层灰土，左肩上挎个旧帆布挎包，皱皱的皮肤，紫红的脸膛，告诉人们他在太阳下劳动的日月已经很久了。而那宽宽的额颅、正直的鼻子和闪烁着倔强的光芒的眼睛，又恰说明他久经沧桑和忧患的过去。

他和这位归乡旅客在车上就是邻座，下车后又相跟着一同来买饭，刚才的情景自然全看在眼里。此刻见双方都有点动了气，忙从中排解道：

“都别动气！算啦算啦！”

归乡旅客强忍着没再说什么，理智地离开小窗口走了。

老干部模样的人瞅一眼饿肚而去的邻座，特意买了两份饭食，端放在桌子上，然后又跑到门外，连喊带追，强拉硬拽把邻座拖回来，说：

“来来，随便吃点吧。她也不是有东西不卖给你。”

归乡旅客在老干部的解劝下气消了些，说：

“老同志，你是不知道，这水煎包子和酥火烧本是咱刘陵县的六大名产之一，现今我还能记起小时候念的顺口溜：刘陵县，六大宝，花生核桃柿子枣，水煎包子酥火烧。咱就说这酥火烧吧，用的是上好的精面，然后再用驴油掺上沙糖和起来，里面再包上又香又甜的什锦馅子，最后再过鏊子烧烤。烧好后，油渍渍、黄蜡蜡、千层万叠，吃起来又香又甜又酥。真是谁见了谁嘴馋。可惜，小时候跟上家里穷，只吃过一回。后来参军又转业到西安，还是没机会吃。一次俺爹到西安去看我，经心经意给我和孩子们带去几个，还高兴地告我说，现在县城和几个镇店地方不少饭铺都卖酥火烧。不过最地道的我知道还数这石岭饭店。六五年我回来探亲，就是在这里吃的。我还专门到灶前看了看那位有名的李师傅，对对，人们都称他李火烧。可这回哩，火烧没吃上，反受了顿窝囊气。你刚才听见了，里面说的什么话！”

归乡旅客说着顺手掰开一个，凑到老干部面前，又苦笑着说：

“你看看，这是黄？是白？这是用玉茭面跟白面掺搅起来蒸的。叫它黄疙瘩^①是有点委屈，可要叫它馒头又实在有点抬举了它。你说该叫甚？”

“本来就是二面馍嘛！”

“一点不差。真是名副其实的二面馍。去年我在西安看到机关订的《山西日报》上，有俺刘陵县的一篇报道，题目

① 玉茭面窝头的一种。

叫什么‘批林批孔结硕果，一年亩产过黄河’。当时真把我高兴坏啦。我见人就宣传。打定主意要回老家来看一看。刚才我在车上还给你瞎吹哩！可没想到一进县界就给来了个不客气，连饭馆里都卖的是这玩艺……哎，不说了，这顿饭我是气饱了。好，你慢慢吃吧，上了车咱再聊。”说完，站起身，扯开大步走出去了。

归乡旅客一走，老干部啃着二面馍的嘴也慢慢停了下来。他望望饭店的灶房似乎已没有刚才那么忙乱，便起身拿起剩下的那两个冷蒸馍到灶炉边去烤。同时向一个正在洗刷碗筷的姑娘问：

“请问，哪位是李师傅？”

姑娘朗声说：“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姓李的师傅哩！”

“我问李火烧师傅。”

顺着姑娘的指点，那个人称李火烧的师傅早抿灭半截烟头，往耳根又一夹，迎面走过来。

“李师傅，”老干部敬重地说道，“听说你打的酥火烧很出名。”

“好说，好说，那已是过去的事啦。”

“有几年没打啦？”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从大串连那阵停了，以后再没打。”

“听说这酥火烧和水煎包子是这刘陵县的两大名产哩，你们怎么不把它恢复起来？”

“恢复？咳咳，快别提这码事啦。你不瞧？连好面①馍

① 指白面。

都掺上假啦！拿甚恢复哩！”

老干部“噢”了一声，正要继续往下说，只见一个粗手大脚的中年汉子，肩上搭条毛毡布袋走进来，朝李师傅熟稔地招呼道：

“李师傅，借个碗喝口面汤。”

李师傅笑着说：

“自己拿吧，老地方。”

那中年汉子到姑娘洗出的一摞碗上取了一个，从恰恪锅里盛了一碗面汤，便跼蹴在地下，从腰间摸出一个黑疙瘩，啃一口、喝一口地吞嚼起来。

一个肉墩墩似的师傅瞅一眼那中年汉子，双臂交抱，朝他打趣地说：

“大肚汉，你一年四季不知到俺这里来喝多少回面汤，就是不肯花一文钱买个‘金银馍’。都象你，俺这饭店早该关门啦。”

被称作大肚汉的中年汉子解嘲地说：

“你没听人讲？这天分几层，人分几等。胖老婆骑了个瘦驴，全凭背拉着走哩。你当我不知道豆腐汤蒸馍比这糊糊面汤黑疙瘩好吃？可咱抖不起那排场，撑不起那粗啊。来，你要出钱看我不吃塌你的锅哩！”

“你说这？”售票员从椅子上闪出半个身子说，“有人还嫌这豆腐汤蒸馍寒碜呢！”

“说那话的大概不是草帽底下的人吧！”大肚汉颇有把握地说，“哎，论到咱这些摸馓把的，不用说吃上你们饭店里的饭，要是有人能粗面疙瘩管饱咱，我就烧高香啦。”

“磕头不？”肉墩墩一本正经地问。

“你能找到这样的人我就磕。”

人们“轰”地笑了。

此时，老干部早无心继续打问酥火烧的事，火热的目光不住盯着大肚汉。

肉碾碾师傅笑过之后，又问：

“大肚汉，你这一趟打划上哪去？”

大肚汉喝口面汤，拍拍肩上的布袋说：

“出了山西不过黄河，老地方。”

“咋？又没粮吃啦？”

“有粮吃我疯啦？担惊受怕，搭黑起早，到河南去往回扛红薯干……”大肚汉说着环视一下大家的脸，凄楚地笑笑。

肉碾碾师傅心里一沉，方才逗乐的兴味早被深切的同情所代替。他几乎有点激愤地说：

“你们小梁庄怎日鬼的，省里登报，地区挂号，县上学大寨一面红旗，可社员是年年吃不饱肚子，俺们大杨庄正好翻个颠倒，省里点名，地区批评，县上定成反大寨的黑典型，可社员偏偏是粮不缺，钱不短……”

“啥鸡巴一面红旗，就知道坑害老百姓。少数人吃香喝辣，多数人忍饥挨饿，跟他妈二战区①那阵差不多。”

“你们的问题向上面反映过吗？”老干部望着大肚汉问道。

“反映？有的人写信告到省里都不顶屁事。俺大掌柜都在喇叭上说了，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也逃不出我的手心。谁敢

①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这里归“土皇帝”阎锡山管辖，属第二战区。

拿上鸡蛋往石头上撞！这几年端公家碗的人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跌到实处有几个敢吹直理？说真话？良心没长在脊梁骨上的就算是好干部啦！”大肚汉说到这里，端起面汤一大口灌下，抹抹嘴，站起来说，“走啦！返回来再来喝！”说完，晃晃搭着毛裤布袋的宽肩膀走出门去。

老干部把目光从大肚汉背影消失的地方收回来，只见李师傅早替他两个二面馍烤得焦黄焦黄的，忙说：“好了！好了！”但却没有去吃，而是亲切地问李师傅道：“你知道，他讲的可是实情话？”

“全是实受话。这个人肠子不打弯，你就是教他说假他也学不来。”

老干部又问：“大掌柜是小梁庄的什么人？”

“支部书记一把手呗！”

“叫啥名字？”

“丁启富。”

“丁启富！”老干部低声重复一句，接着又问道：

“小梁庄离这里有多远？”

“不远，七八里地……”李师傅说着，走到后窗跟前，顺手将窗扇往开一推，指着远处一铺滩高高低低的房屋说，“喏，那不是？”

老干部探着身子望了一阵，又问：“大杨庄呢？”

“一河之隔，在北面。”

老干部的两眼正跟着李师傅的指点寻找大杨庄，只见那个归乡旅客急急忙忙跑进来说：

“快！开车啦！”

老干部一听，忙跟着往外走。李师傅一见他忘了拿馍，

边喊着“拿上馍！拿上馍！”边追了出去。在车门前，老干部接过馍，握住李师傅的手说：“下次再来跟你聊！”

李师傅听老干部这么说，有点好奇，正想打问一下这老干部姓甚名谁，要往哪里走，汽车已经缓缓开出车站。

第二章 新书记到来之前

傍晚午时分，县委通信员刘小江和招待所的一个女服务员抬着一张双人沙发，从县委大院来到大门口。

这张套着枣红色平绒外套的双人沙发，坐起来舒服，抬起来可满不是味道。这倒不是因为沙发有多少重，主要是不好抬。抬扶手，靠背往下栽；抬靠背，手又抓不住。于是，他们俩只好一只手抬住扶手，一只手扶住靠背，一步一步往前挪。可是这姑娘人小力单，一只手抬起来走不了三五步就叫喊吃不住了，只得歇歇再走。结果吭吭哧哧抬了总有半个小时，才来到大门口。一来到县委门口，小刘就有点紧张，忙朝那姑娘打招呼道：“快先放下！”

原来这县委机关住的是一座古老的城隍庙，后面虽然已盖了不少排房，七三年又新建了一座办公楼，但大门口却仍然是早在明朝年间就砌下的青石台阶，少说也有二十层。加之年深日久，全被人们踩踏得又光又滑。所以不用说抬上这么个笨家伙，就是空行人走上去也得格外小心。难怪小刘让“快先放下”，他是要计议个下去的办法啊。

此时两个人都已经很累了。那姑娘微微隆起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小刘的小偏分头也早被汗水沾到鬓角。本来那姑娘想喊几个人来帮他们抬下去，但要强的小刘不服劲。他害

怕别人说他是松包，一定要“自力更生”。不过要抬下这个陡坡，刚才那种抬法显然不行，必须找出个“窍门”。他喘着气，两眼盯着沙发出了一会神，突然高兴地说：

“有了！这家伙抬高了不是打脑裁吗？咱们给它来个平衡，倒过来用头顶这个晃悠悠，”小刘边说边比划，“再伸手扶着，保险没问题。”

那姑娘虽然觉得这抬法有点滑稽，但又怕拗不过眼前这位“大交通”，只好同意了。

他们先把沙发扣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各自弯腰爬地将脑袋拱进去，一使劲，果然利利洒洒便抬起来。他们走出大门，刚刚下了两三级台阶，那姑娘突然尖声叫起来：“呀！不行啦！不行啦！”

谁知这法子好倒好，只是俩人的个码儿相差太远：小刘细长，姑娘低矮，悬殊不下一脑袋；下台阶时，又没核计好：小刘走在后头，姑娘走在前头。结果两人头上的沙发一下倾斜成六十度，使得那姑娘一点也抢不住。可是人行半坡，进退两难，搁搁不下，扔不敢扔。小刘在县委当交通二年多了，耳濡目染也学得点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本领，忙润润干渴的嘴唇给那姑娘念毛主席语录道：“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念完正要走，哪知那姑娘颤抖得更厉害了，便又接着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小刘嘴里念着，腿上自然地便搁上了劲，身子也不由得往前推去。那姑娘原来已经支架不住，后面一推，一只脚早由第四个台阶溜到第五个台阶，整个身子一下子失去平衡。只听那姑娘“哎呀！”一声，眼看就要连人带沙发摔倒在坡下，小刘也难免被拖下去跌个鼻青眼肿，猛然见一

个头戴半旧呢帽，身穿灰涤卡制服，肩挎一个旧帆布包的老干部几步冲上前去，一把扶住那姑娘，转眼间已把沙发搂在他肩上。

一场虚惊过去了。小刘和那姑娘感激地望着那老干部说不出话来。

那老干部侧转半个脸对小刘笑说：“你先喘口气，咱再往下抬。”

小刘忙说：“不不不，抬下去再歇。”

两人抬下台阶，小刘喘着气朝老干部说了几句道谢的话，正准备催促那姑娘继续抬起沙发走，老干部却笑眯眯地说：“别客气，我干脆帮你抬到家里吧！往哪抬？”

小刘想想刚才的危险情景，再想想这沙发是要往招待所三楼上抬，困难还不少；又见这位长者确愿帮忙，而且衣着平常，也不象个有身份的人，就说：“也好。麻烦你啦！”

小刘和老干部由县招待所的这位姑娘引路，抬着沙发，很快就来到招待所，上了三楼，将沙发安放在一个里外套间、通风向阳的房间里。

放好沙发，小刘又说了些感谢话。老干部大概也有些累了，便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风趣地对小刘笑说：

“来，你也坐下歇歇。咱们为它服了半天务，现在该让它为咱服务一阵了。”

小刘吁口长气，一拍沙发靠背说：“这家伙这两天可把我折腾苦了。昨天从这里搬到县委，今天又从那边搬回来。一个将军一道令，活让咱这些小萝卜头跟上受罪。”

“为什么要这样来回搬呀？”老干部不解地问。

“看样子恐怕你是个搞外调的吧！你不知道哩，我们县